



□ 12
1326
17



論語大全

顏淵

1326
17



克己者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己了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何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

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

問克已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已私便是天理克已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已復禮恐是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

已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已復禮也是閑說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總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私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故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功夫曰只心術問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斲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銖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身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無節於內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

學上思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

聖人只說做仁克己復禮為仁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然有病

語類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克

勝也。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

舍死而已。已謂身之私欲也。問曰：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

前而死。已謂身之私欲也。問曰：私有三氣質之偏，二也。人我

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目

口體之欲皆因已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

而有故謂之私已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

而有故謂之私已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

而有故謂之私已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歸於家也。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

朱子曰：所以與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所以謂之天理。與人之節文者，此

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

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為

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為

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

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

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

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

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

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

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子曰：

克己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

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

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

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時

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

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

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

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若一未盡，然克己

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規矩準繩，

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

去己私，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

在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

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

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復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

說箇復禮，不是待克己工夫也。○復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

二分復得這一克己天理來，克己工夫去復禮，克己底已去，便復得這

即空無不屬天理。又有天理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不稱固。非我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稱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於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我。聞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人能克復爲仁。即此天下便與天下之人。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

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用矣。
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機決於已。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峯饒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曰。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而成功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也。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之功用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

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問歸猶

似兩般。朱子曰。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

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問克己復禮則

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子○問克己復禮則

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

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謝氏曰。克己須

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雲峯胡氏曰。能克己。欲之私。是

氣。集註。克己。說人欲。未嘗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

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足

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之氣稟有偏。所見

亦性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就偏處克治。○破倚踞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

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

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

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已

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

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

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

我。蠡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作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

之。間已判然矣。故不復反。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

也。禮之條目。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

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

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

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

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

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

非禮却易視聽言動惟明不遠便是明聽德惟聰非

工夫却易視聽言動惟明不遠便是明聽德惟聰非

循道便是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

也之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

也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

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人

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

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

在勿字故集註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

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

磨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

者已之所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

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如是則日

用間莫非天理之流事如事之事書說命篇云惟事

行而仁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活字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

勝聲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

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

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

禮顯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程子曰顏淵問

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

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後言其理如

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問克已工夫。從內面做工夫。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於外便是在內。顏淵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在內。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進之意。幾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聲之有要。視爲之則。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要。則一以視而爲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爲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曰。胡氏曰。心兮本虛者。躬也。應物無迹者。用也。身之昭鑒。五行精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無所滯。此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蔽交於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如揄防。先以視爲準。則中措心之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措心之前。則

心。於逐之。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所容其力矣。化遂亡其正。朱子曰。凶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

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也。如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曰。防閑其邪。妄於外。非禮勿聽。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非禮勿聽。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開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歲何以特說心。聽。歲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彛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說。人有秉彛本。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歲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雲峯胡氏曰。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者。知止有定。乃可爾。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

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知是樞機。與戎出好。聲吉。

凶祭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

○陳氏曰。門之闔。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

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傷易去

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去

則誕。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精。故必至於支離。

已肆物忤。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

是說身上最緊。切處。直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

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

傷。煩則支。已肆。則物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

痛。從頭起。至吉凶。祭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

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

謹當作
慎下同

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誣者欺誣之謂。而身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誣。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其動箴曰。括人知幾。下平聲。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士說兩般人。括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直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餘於下。故危。造次克念。中故裕。遂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

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也。謂哲人。賢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成者。程子引此句。則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非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非用。割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存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為心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非禮。勿視。勿聽。非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

於思守之非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者於言動則此仁。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快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幾將有悞認天理為人欲。○天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真與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

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二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是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解出門使怨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也主敬持已而行怨及物則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

謹嘗
作慎

以自考也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我於敬。怨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若
○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
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
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地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
極道。躡之全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
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
苦。人之所惡。所欲於人。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
○能敬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怨而不能敬。則無以行
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氣。象。若怨而不能敬。則無以行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躡之全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
如此。自家身上。已上常是持守。到此接物。上又兼備。曰。只是
○問無少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可見。始得。曰。伊川云。

怨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怨。夫以刑加
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
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
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怨。其
弊。只是姑息。○弟。子問。怨。有是非。如何。都不得。他無。曰。此。只。說
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若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
慶源輔氏曰。言不敬。則和欲。萬端。善仁之射。不怨。則徇已。
遺人。柅。仁之用。必敬。則和欲。萬端。善仁之射。不怨。則徇已。
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
持。已。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聲禮。新安陳
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唯。謹。獨。便。是。守
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便。是。守
之。之。法。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

謹當
作慎

引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不可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如敬則無已可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盡泥沙方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得見清泉故屬馮氏曰左傳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復禮○厚齋馮氏曰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有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歸仁○蔡氏曰以效言之則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反式亮黹徒回之弟宋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

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

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

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

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這病則方好

將息克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恰似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端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取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尚動。言自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心為仁道之本。心存則言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得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事。理使天來。大事便取輕。做一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難者。不謂仁之難為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

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程子曰。雖為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底工夫。須是逐人理會。仁譬之屋。亮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其精義。而不足以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

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齊馮氏曰內

也禍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反扶又告之以此疚病也言

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反悉并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

憂懼之本○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

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

必憂懼者內有所懼也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

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

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

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

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歎索也內

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

然之氣仰不愧俯不作之意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

曹以叛民叛之雖奔衛逐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

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

矣而其弟子顛子車亦與

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

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

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嘒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

不間去聲斷徒玩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

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

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

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

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

又能中節如是恭則恭而無禮矣

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

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

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禮記檀弓篇

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朱子

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

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

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

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曰。喪明事與此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其則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此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蘇。反。愬。蘇。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而不驟也。譖毀人

反路

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宋。子。是。諳。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如。被。人。罵。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觸。動。他。此。不。是。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也。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而。不。蔽。於。近。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致。丁。寧。之。意。云。○。揚。氏。曰。驟。

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然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潛績姑舉二事以告之使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念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服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

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皆識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小人皆識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

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民教化行信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之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化而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問是民自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子曰是民相守不臣棄其君。子則相欺相詐而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字極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照數計。非據理之極。而於膠牾肯綮之際。如燭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

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者。則民以信事上也。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得已而先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制。以何也。曰。利矣。必不之免。則食若先。以無信則失。所以信為重。蓋死而無以立乎。天也。間是則其政之使民寧無食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親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為之勉。齊黃氏曰。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我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此然而後教民。有以全其信也。非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

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充。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防禦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足積。九年耕。富強之術。與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繫。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爭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思交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

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

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

鞞。皮去上。同。麟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

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胥失之矣。朱子曰。棘子成。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犬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君之。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滕文公問為國集註下。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遇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足，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

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新安陳氏曰：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揚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

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孟語見楊子法言本。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斂無藝則又惡。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未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父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

萊以供公上者。必農。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以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良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已加。倍。而欲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經。體用具矣。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曰。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門戶也。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子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

忠信從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從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合都合義。主忠信且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從去。崇若不從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割脚處，從義是進。處漸無基，本從義不得，有基本，不從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從義之實，不能從義，則其所以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從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德從義是崇從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入是處，便從不是處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去惡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

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

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不能自定，而一死生定分，為可

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

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凡欲

之而安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方。雙

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

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

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

從義以辨惑，何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
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
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
難與並為仁。蓋務外
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
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
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

高昭子家臣
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
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子。彝倫所
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
氏厚施。聲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
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金鐘。四升。為豆。各自
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六升。區。為釜。釜。六斗。
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鐘。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釜。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
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海。

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
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則足者多。故踊貴
民人疾痛而或煥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煥休。痛念之聲
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
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
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
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
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
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洎。滄
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
禮之可以。景公又多內嬖。臂閉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
為國也。可以。景公又。多。內。嬖。臂。閉。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
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妙之
子茶。鬻諸子。庶公子也。鬻妙。景公疾。茶。安。孺子。諸大夫
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
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關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
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真羣公子於萊。萊。齊
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鉤。公子黔。奔衛。公子
鉤。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
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
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其君臣父子
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善
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
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
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
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強。景
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
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茶。是為

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
歡安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由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
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安孺子奔魯田乞使人
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
殺孺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一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
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相恒復修鑿子之
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鑿子之
政以大斗出貸以簡公收齊人歌之曰嬖乎采芑歸乎
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
於徐州桓立簡公之弟驩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
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
之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耶自為封邑及
邑大夫於平公之卒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
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
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
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
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

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
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
之所以卒於亂也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
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
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
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善夫子之道致內
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故楊氏云景公不能盡善夫子之道致內
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
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亦則父可
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亦則父可也○雲峯胡氏曰
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
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斬之古反
片言半言折斷反亂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

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子路忠
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慶源輔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
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
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慶源輔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信於素而人信之。已在於未言之前也。○尹氏曰：小邾射，邾大夫名，以句繹奔魯。亦地名。○
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
左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舟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何辱馬？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弗能也。由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

作讓

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形。旬
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
至於爭訟者，必有其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
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
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
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
裏如一。○朱子曰：居之無倦，無倦是在心上說，行之以忠，是在事上
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
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
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德地，提
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
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程子曰：子張少仁，無
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程子曰：子張少仁，無

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
不仁。況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
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
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
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
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
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
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
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
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
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
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
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

於將成之際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聲又

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情言君子存

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也君子之所好在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

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

君子克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

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

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也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相反也○勉齋

黃氏曰小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也

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所

已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胡氏

曰魯自中葉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皆叛不

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

之故前所謂從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

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

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

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

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胡氏曰：季氏竊柄，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

盍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

事見形旬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

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

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矣。乃討之，謂非殺者，召正當，正當不反，畏康子也。○厚齋

為氏曰：夫謂非殺者，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

○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

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

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

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反於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

加也。偃，仆也。音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則」字，○尹氏曰：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不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朱子曰：其在邦也，

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與吉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

自信

夫達也者質且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

無窒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

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巽乎內也內

外交相養而履德脩同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

德脩於已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

矣○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

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備

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

到得好義又在事上宜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

事事區處要得其直這一項都是詳細功夫○察人之

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

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

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

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

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

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

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在家以之交朋友而

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朋友張氏

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

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

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

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屬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慶源輔氏曰：使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

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自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者，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

為忠勉焉以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

去聲之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去聲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

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

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

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

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

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

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

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

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校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校

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為利之心這

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

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甲
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
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
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
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
循箇天理做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
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了。如何專於治
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朱子曰。須截了外面
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
罷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
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蔽匿於心。纔有心去攻。知一朝之
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鉅治矣。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
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
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樊遲麤亦作粗。鄙近利。故
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饒氏曰。近利則
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
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氏曰。先事
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
自省。反悉井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
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
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
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
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
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
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
吝。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
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之務。問愛人知之體。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由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魯氏曰。魯氏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耳。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

相疑之。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

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

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

若不論直枉。聖人只此一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

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一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

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及再答以

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

使知者。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

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

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所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

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

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徧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

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新安陳氏曰一言而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

音選息總反陶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音選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

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

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

之用以極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

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

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眾而舉臯陶伊尹

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變

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

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程子曰聖人之語

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

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

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

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

直為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

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

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

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反扶又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如是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

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去聲 反道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

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朔而見疏音朔 子孫曰朋友則自

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

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

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者俱盡而彼不從然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

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不為也

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氏曰為

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蔡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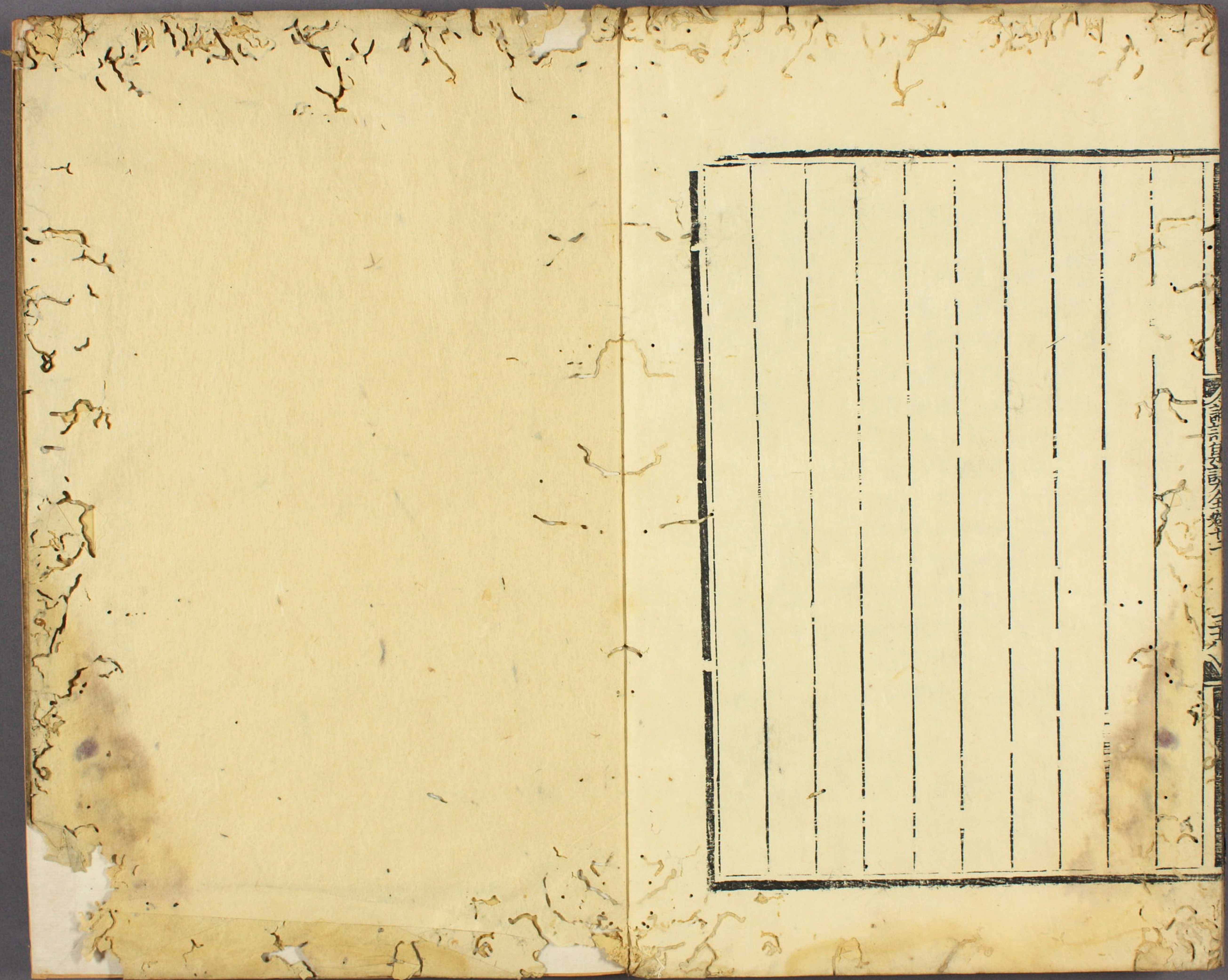
以文會友致知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

致其知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

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所謂益友乎○東陽許

而不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